

金上甄商代金文漢書卷之九

卷之五

全後魏文卷五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慕容紹宗

紹宗字紹宗前燕太宰恪之後居于代孝明末從余朱榮入洛
孝莊初封索盧縣子尋進爵爲侯累遷并州刺史又爲爾朱兆
長史行臺天平中行揚州刺史尋行豫州遷青州刺史元象初
進爵爲公除度支尙書後爲晉州刺史西道大行臺遷御史中
尉除徐州刺史進尙書左僕射侯景反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
轉封燕郡公別封永樂縣子武定六年討西魏王思政于潁川
失利投水死贈尙書令太尉青州刺史諡曰景惠

檄梁文

夫乾坤交泰明聖興作有冥運行之力俱盡變化之途抱識含靈
融然竝至呈形賦命混而同往所呂立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

用而不知萬國受賜而無迹豈徒鑿其耳目易其心慮悟呂風雲
一其文軌使夫日月之照不私雨露之施均洽運諸仁壽之域納
于福祿之林自晉政多僻金行淪蕩中原作戰鬪之場生民爲鳥
獸之餌則我皇魏握立帝之圖納水靈之祉駕雲車而自北策龍
御呂圖南致符上帝援溺下土怪物殛死淫水不作運神器于顧
眄定寶命于踟躕恢之呂武功振之呂文德宇內反可封之俗員
首識堯舜之心沙海荒忽之外瀚漠羈縻之表方志所不傳荒經
所不綴莫不繩谷釣山依風託永共仰中國之聖同欣大道之行
唯夫三吳百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自僞晉之後劉蕭
作慝擅僭一隅號令自己惟我祖宗馭宇愛民重戰未極謀臣之
畫不窮節將之兵聊遣行人降呂尺一圓臺已築黃屋輒去賜其
几杖置之度外蕭衍輕險有素士操蔑聞睥睨君親自少而長好
亂樂禍惡直醜正巧用其短呂少爲多誑惑愚賤大言呂驚俗驅

扇邪僻口兵弓作威曲體脅肩搖脣鼓舌候當朝之顧指邀在位
之餘論遂汗辱冠帶偷竊藩維及寶卷昏狂下不堪命曾無北面
有犯之節遽滅人倫在三之禮憑妖假怪鬼語神言稱兵指闕傾
朝鳩主陵虐孤寡聾愚士民天不悔禍姦醜得志內恣彫靡外逞
殘賊驅羸國之兵迫糊口之眾南出五嶺北防九江屯戍不解役
無寧歲死亡矢刃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哭泣者無已傷痍者不絕
託身人上忽下如草遂使頑嚚子弟肆行姪虐狡猾羣小縱極貪
恣剝割蒼生肌肉略盡剝剔黔首骨髓俱罄猛虎未方其害餓狼
詎侔其禍慄慄周餘救死無地至于矯情飾詐事非一緒毒螫滿
懷妄敦戒業躁兢盈胷謬治清靜至乃大興寺塔廣繕臺堂昭陽
到景垂珠銜壁崢嶸刻削千門萬戶鞭撻疲民盡其筋骨延壤運
石悲歌掩途死而可祈甘同仙化智淺謀疏曾不自揆遇桐柏之
流翻爲已害子亡齊之盾忽爲戎首書契迄茲罕聞其事至于廢

捐冢嫡崇樹愚子朋黨路開彼我側目疾視扼腕十室而九翹足
有待良亦多人二紀于茲王家多故始則車馳之警終有驚墜之
哀神祇痛憤寓縣崩震于是故相國齊獻武高王感天壤之慘黷
激雲雷已慨然仗高義而率民奮大節已成務爰有匡國定霸之
圖非直討賊雪恥之舉于是叡略紛紜靈武冠世盪滌逋孽尊主
康邦皇上秉厯受圖天臨日鏡道隨玄運德與神行旣而元首懷
舞戚之風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紮南冠喻已好睦舟車遵溯川
陸光華亭微相望欣然自泰反肉還童不待羊陸雖嘉謀長算爰
自我始罷戰息民兩獲其泰王者之信明如四時豈或爲人君父
二三其德書而不法可不惜哉侯景一介役夫出自凡賤聲名淪
敝無或可紀直已趨馳便習見愛尔朱小人叨竊遂忝名位及中
興之際義旗四指元惡不赦實在羣胡景荷人成拔籍其股肱主
人有丹頸之期所天蹈族滅之釁雖不能蔽捍左右已命酬恩猶

當慘顏後至義形于色而趣利改圖速如覆手投身麾下甘爲僕
隸獻武王棄其瑕穢錄其小誠得廁五命之末預在一隊之後參
迹驅馳庶其來效長鞭利鍛術已制之旣關隴逋誅每事經略已
河南空虛之地非兵戰之衝薄存犄角聊示旗鼓豈資實效寄已
遊聲軍機催勒蓋唯景任總兵統旅別有司存而愚徧有積憊悞
遂甚犯違軍紀仍自猜貳禍心潛搆翻爲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
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如脫屣棄少弟如遺土羣子陸陸
妻姪成行慕姜兒之爽言蔑伯春之宛轉跳梁猖蹶夫欲誰欺比
之梟獍異類同醜欲擬蛇鼠顧匪其倫及遠託關右委命寇逆實
炬定君臣之分黑獺結兄弟之親授已名器之尊救其重圍之死
憑人繫援假人鼻息俄而忘恩背惠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
託已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禦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詭言浮
說抑可知矣叛豎救命豈將擇音僞朝大夫幸災忘義主髦于上

臣蔽于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
能國乎夫安危有大勢成敗有恆兆不假離朱之目不藉子野之
聽聃陳刺心之說且吐伐謀之言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
業百靈效祉雖上相云亡而伊陟繼事秉文經武虎視龍驤驅日
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銳擊刺猶雷電合戰如風雨控弦躍馬固
敵是求蠕蠕昔遭離亂幅分瓦裂匹馬孤征告困于我國家深敦
鄰附愍其入懷盡憂人之禮極繼絕之義保衛出于故地資給唯
其多少存其已亡之業成其莫大之基深仁厚德鏤其骨髓引領
思報義如手足吐谷渾深執忠孝膠漆不渝萬里仰德奏款屬路
竝申呂婚好行李如歸蠕蠕境界黃河望通幽夏飛雪千里曾冰
洞積北風轉勁實筋角之時沍寒方猛正氈裘之利吐谷渾疾彼
凶逆疆兵歲舉傾河及鄯廛通隴峽驅龍池之種藉常勝之氣二
方候隙企其移踵加呂獨孤如願擁眾秦中治兵劫脅黑獺北備

西擬內營腹心救首救尾疲于奔命豈暇稱兵東指出師函谷且
秋風揚塵國有恆防關河形勝之際山川襟帶之所猛將精兵基
跼岳立又寶炬河陰之北黑獺邙山之走眾無一旅僅以身歸就
其不顧根本輕懷進趣斯則一勞永逸天贊我也言之旦旦日月
經天舉世所知義非徒語持此量之理有可見則侯景遊辭莫非
虛誕夫景繩樞席牖之子阡陌鄙俚之夫遭風塵之會逢馳騫之
日遂位在二吏邑啟千社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乃周章去就離
跂不已夫豈徒爾事可摧揚度其眾叛親離守死不暇乃聞將棄
懸瓠遠赴彭城老賊姦謀復將作矣固揚聲赴助計在圖襲吞淵
明之眾招厭虐之民舉長淮曰爲斷仍鴉張歲月南面假名死而
後已此蓋蜂鷁之禍我承其弊且僞主昏悖不惟善鄰賊忍之心
老而彌篤納逋叛之詭譎蔑信義曰猖狂天喪其神人重其怨將
踐瓜圃之蹤且追兇侯之轍今徵發犬羊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覬

覲小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兵凶戰危出不得已謬奉朝規肅茲
九伐扛鼎拔樹之眾超乘投石之旅練甲爭途波聚霧合虎班龍
文之逸蘭池蒲梢之駟噓天陸野躡影追風振旅南轅長驅討蹶
非直三吳鼠面一麾魚駭乘此而往青蓋將歸且衍虐網蚩蚩兵
權在外持險躁之風俗兼輕薄之子孫蕭綸兇狡之魁豈無商臣
之佞蕭譽矢志之憤當召專諸之客外崩中潰今也其時幕府師
行呂禮兵動呂義弔民伐罪理有存焉其有知機審變翻然鵲起
立功立事去危就安賞典未忘事必加等若軍威所至敢有拒違
尺兒呂上咸從梟戮今三禮四義之將豹虎熊羆之士深銜逋僞
信納叛亡違卜復諫實興伐役莫不含怒作色如赴私讎茹肝涉
血義不旋踵攻戰之日事若有神莽積麻亂匪旦伊夕呂彼曲師
危卒望我軍鋒何異蝘蝓被甲螭蛆舉尾正恐旗鼓一接芝藿俱
摧先事喻懷備知翰墨王侯無種禍福由人斯蓋丈夫肉食之秋

壯士封侯之會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檄之所

到咸共申省知我國行師之意

魏書蕭衍傳武定六年衍寇逼徐州與侯景為聲援仍堰泗水自灌

彭城齊文襄遣慕容紹宗高岳潘相樂等率眾討之紹宗檄衍境內云云

案文苑英華六百四十五目此為杜弼作

孫騰

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從父朱榮入洛例除冗從僕射尋為高

歡都督府長史隨府遷晉州長史加後將軍封石安縣伯後廢

帝即位除侍中北道大行臺孝武時授相州刺史改封咸陽郡

公入為侍中尋行并州冀州相州事天平初入為尚書左僕射

兼司空尚書令除司徒遷太保武定六年卒贈太師開府錄尚

書事諡曰文

上言犯盜宜準律令

謹詳法若畫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輕重案律公私劫

盜罪止流刑而比執事苦違好為穿鑿律令之外更立餘條通相

糾之路班捉獲之賞斯乃刑書徒設獄訟更煩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非所謂不嚴而治遵守典故者矣臣呂爲升平之美義在省刑陵遲之弊必由峻法是已漢約三章天下歸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禮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定名國有常辟至如責災肆赦怙終賊刑經典垂言國朝成範隨時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細滋煩令民豫備恐防之彌堅攻之彌甚請諸犯盜之人悉準律令呂明恆憲庶使刑殺折衷不得棄本從末

魏書刑罰志遷鄴有司奏立嚴制侍中孫騰上言

寶媛

媛字世珍遼西遼陽人初爲御史轉奉朝請兼太常博士尒朱榮表爲北道大行臺左丞賜爵陽洛男除員外散騎常侍封容城縣伯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遷太山太守前廢帝卽位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武時拜廷尉卿孝靜時除鎮東將軍出爲廣宗太守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授使持節平州

刺史入爲齊獻武丞相府右長史又行晉州事還除太宗正卿
加衛將軍領本州大中正兼廷尉卿卒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謚
曰明

上表乞評議麟趾制母殺父條

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卽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
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
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教之聞于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臨寓握紀
承天克構洪基會昌寶厯式張琴瑟且調官羽去甚刪泰革弊遷
澆俾高祖之德不墜于地畫一旣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
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
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
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
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

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于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曰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讎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曰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于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于父作合移天旣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卽離仍曰母道不告鄙臣所已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堪懷音梟獍猶變況承風稟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誠恐千載曰下談者誼譁曰明明

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清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賢贊成光國寧民厥用爲大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收察乞付評議

魏書寶瑗傳

奏請長廣王禪位

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

魏書寶瑗傳

難封君義判

尋局判云子于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曰爲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朞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

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卽位又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于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朞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于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呂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卽位非爲諱母與殺也是呂下文呂義絕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卽位隱之也朞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于母略書夫人遜于齊是內諱出奔猶爲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呂大義絕有義得禮之衷明有讎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爲大國通于文姜魯公謫之文姜呂告齊襄使

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于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于齊曰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已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卽此斷雖有援引卽已情推理尙未遣惑

魏書竇瑗傳瑗表乞評議麟趾制母殺父條詔付尙書三公卽中封君義立判瑗復難云云事遂停寢

李和之

和之建義初爲長孫稚馮翊王國典祠令

造像記

清信士佛弟子馮翊王國典祠令李和之仰爲七世父母及自己身敬造像四軀願生生世世恆與善會

碑拓本

雷紹

紹字道宗武川鎮人鎮將召補鎮佐賀拔岳呂爲行臺長史歷京兆太守永熙末遷渭州刺史封昌國伯卒贈太尉

遺敕其子